

纂輯醫史凡例 七條

一 歷代名醫凡史傳所載者謹備錄之於前五卷矣其有散見各家文集者亦錄之以備遺則俱列於後五卷

一 古之名醫前史已有傳者既錄之矣若張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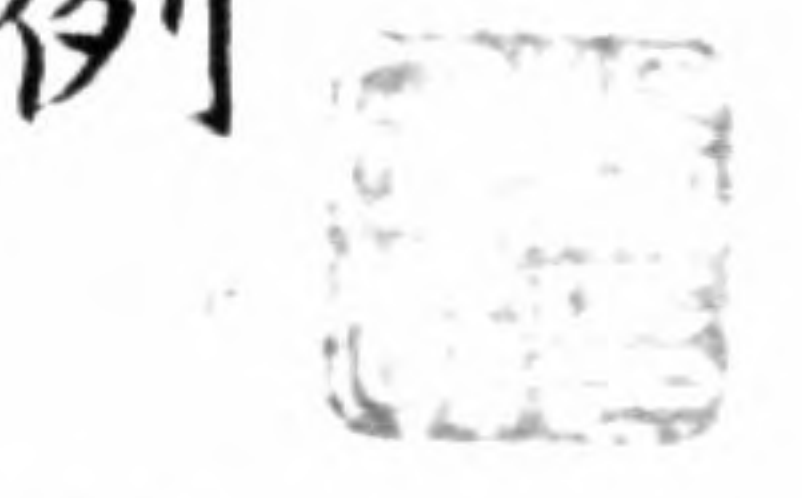
景王叔和啓玄子皆醫之宗也良不可無傳今

皆補之其絕無事實如巫咸巫彭矯氏俞氏盧

氏崔文子公孫光之類則闕之

一 凡各家文集中所載序記雜文凡為名醫而作

者寔繁其篇悉弗錄蓋不可勝錄也



一 諸名醫學本素難方術醇正者錄之如晉書所載佛圖澄罩道用之類頗涉幻誕悉點之不錄恐滋後人之惑

一 凡區區別有見聞本傳之所未及者或間有一得之愚亦僭附傳後以誌觀者

一 近代名醫如劉守真張子和李明之諸子平生著述頗多其治療奇驗不可勝數而金元史載之甚畧今姑依史錄之不敢增也

一 山陰索居書籍鮮少故於古之名醫蒐羅未盡增廣補遺以俟博雅君子

凡例畢

醫史目錄

卷之一

左傳二人

醫和傳

緩

史記二人

扁鵲傳

大倉公傳

卷之二

後漢書四人

郭玉傳

華佗傳

弟子吳普 樊阿

後儀 李漁 輯

晉書一人

葛洪

宋書八人

徐文伯傳

徐嗣伯傳

南齊書一人

褚澄傳

北齊書一人

蕭嗣明傳

卷之三

後魏書九人

脩傳

王顛傳

周澹傳

後周書二人

姚僧垣傳

卷之四

隋書二人

許智藏傳

舊唐書九人

許澄

許澄

曾祖熙
叔父叔魯
薛伯宗
祖秋夫
子雄

父道度

徐謩傳 徐之才傳

崔或傳 子景哲 子景哲 景哲弟景鳳

孫思邈傳
甄權傳 弟立言
孟詵傳 宗俠
許胤宗傳
張文仲傳 李處統
常慈藏

卷之五

宋史六人

龐安時傳
王克明傳
遼史二人
許希傳
皇甫坦傳
錢乙傳
僧智緣傳

魯古傳
耶律敵魯傳

金史五人

劉完素傳
張從正傳
張元素傳
慶嗣傳
紀天錫傳

元史一人

李杲傳

卷之六 自此卷以後皆各家文集所載者

張仲景補傳
王叔和補傳
啓玄子補傳
張擴傳
吳源傳

卷之七

丹溪翁傳 法附錄可致
王履補傳

戴原禮補傳 墓誌銘附

卷之八

櫻寧生傳 墓誌銘附

卷之九

滄洲翁傳 子乾孫

卷之十

抱一翁傳 蔣用文傳

橘泉翁傳 張養正傳

醫史目錄畢

醫史卷之一

浚儀 李濂 輯

左傳二人

醫和傳 緩

醫和者秦醫也晉平公十七年公疾病求醫於秦秦景公使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盞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子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乎淫聲亂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

物亦如之至於煩煩也己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怡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微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晦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蓄陰淫寒疾陽陰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盡之疾令君不節不時能魚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候無畔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采其罷祿任其大節其蓄禍興而無改改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

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為盡對曰淫瀦惑亂之所生也於文曰盡為盡穀之飛亦為盡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盡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鑿也厚其禮而歸之是歲也趙文子卒十年而平公薨先是晉景公之十九年公疾病亦使求醫於秦秦桓公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鑿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膏之上膏之下若我何緩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膏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亦厚為之禮而歸之無無而景公薨或曰緩即和也音訛

或問鑿~~橋~~診晉候之脈而知其良臣將死
有是理邪曰有之不聞傳智綠乎智綠診
父之脈而能通其子之吉凶固不奇中王
珪蓋嘗疑之荆公曉之以為實有是理夫
診子既可以知父則診君亦以可知臣非
洞達陰陽造化之妙者其孰能與于斯

史記二人

扁鵲傳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
長~~容~~容長桑君遇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

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
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
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
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
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
視病盡見五藏癥結恃以診脈為名耳為醫或在齊
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諸大夫彊而公
族弱趙簡子為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
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平問扁鵲
扁鵲曰血脉治也何怪昔秦繆公當如此七日而

寤之日告公孫處與子輿曰我之帝所是樂吾所
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
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
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
霸而襄公敗秦師於穀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
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
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是樂與百神遊於
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
熊欲授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
中熊熊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兕在帝側

帝處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
國且世衰七世而亡羸姓將大敗國人於范魁之西
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
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魏魏太子
死扁鵲至魏宮門下問中庶子曰太子何病
因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
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
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
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白收乎曰未也其
死未能半日也言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

嘗得望精光侍謁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
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
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藥醴灑鑿石
橋引牽杙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
解肌訣脉結筋搦髓腦探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
藏練精易秋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
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
天歎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却視文越人
之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
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

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為不
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
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曠古
擣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魏君魏君聞之大驚
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
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
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指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
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橫流涕長潛忽忽承映
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蹙
者也夫以陽入陰動胃纏絡中經維絡別下於三

焦膀胱是以陽下遂陰脉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
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
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脉亂
故秋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
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變中之
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
厲鍼砭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
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照下太
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
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

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齋桓侯客之入
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
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
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
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
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
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
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
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膠之所及也其在
骨髓雖司命無奈何今在骨髓臣是以魚請也後

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
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病可已身可
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
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陰陽并穢氣不定四不治
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穢氣不定四不治也
也疢癘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
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
婦人即為帶下醫過碓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
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
變秦太醫令李醢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

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秦越人醫術之神如此其於明哲保身之道
宜無不悉矣而乃為醢所害夫醢之媚嫉不
仁固弗侯言亦不足責矣越人罹其毒而莫
炳其幾先得魚於大智之道亦有所未周乎
噫秦法甚嚴而使典醫者擅殺一神醫未聞
罪之則秦之紀綱律令抑又可知已

太倉公傳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性淳于氏名意少而
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和元里公棄陽慶之

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
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
可治及禁論。甚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
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
多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
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
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
書曰。妾父為吏。齋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
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
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

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
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
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
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
人也。何病。醫某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
對曰。自意少時。喜醫。某醫。某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
后八年。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
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
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
定可治。及禁論。書甚精。我家給。心愛。公欲盡以我

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悲意之所敢望也臣
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脉書上下經一色診奇咳術
揆度陰陽外變茶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
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
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
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
齋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脉告曰君之病
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內發於
腸胃之間後五日當腐腫後八日吐膿死成之病得
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

其脉得肝氣肝氣濁而靜此內關之病也脉法曰脉
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
也代則絡脉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衰其
代絕而脉貢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
腐腫八日吐膿死者切其脉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
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脉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
故中熱而膿未癸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彼不自
則吐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臑而腐腫盡泄而死
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脉結發脉結癸則
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面動故頭痛

齋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功其脉告曰：氣
鬲病，病使人煩，薄食不下，時吐沫，病得之。少憂，數忤
食飲。臣意即為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
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心氣
也。濁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脉法曰：脉來數，病去難
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脉盛者，為重陽。重陽者
過心主，故煩，薄食不下，則絡脉有過，絡脉有過，則血
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齋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為瘳，人中而刺之。臣意診
之曰：湧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溲，循曰：不得前後溲，三
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則前溲，再飲大溲，三飲
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脉時，右口气
急，脉無五藏氣。右口脉大而數，者中下熱而湧。左
為下，右為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
齋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脉，告曰：熱病氣也。然
暑汗脉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
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為王使於楚，至莒縣，獨周水
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擊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墜，信
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
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為之液

湯火齊遂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
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
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
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濁
濁在大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
之失治一時即轉為寒熱

齊王大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客將難於大小
溲溺亦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飲病已
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潄潄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
知齊王大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

風氣也脈法曰沉之而大堅浮之而大緊者病生在
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
中有熱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瘵也加以
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治法
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
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意
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取繫此五臟
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不平者血
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

絕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故
弊而弊者不當用灸錢石及飲毒茶也臣意未往診
時齊大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脉口而飲之半
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脉是壞肝剛
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
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故絡絕用陽明
脉陽明脉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
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小腹痛臣意診其脉曰遺積瘕也
臣意即謂齊大僕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進食

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
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脉深小弱其卒然
合合也是脾氣也右脉口气至緊小見瘕氣也以次
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如法不俱搏者決在
急期一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溲血如前止
陽虛候相趙章病召臣意裒醫皆以為寒中臣意診
其脉曰迴風迴風者飲食下噎而輒出不留法曰毒
曰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
臣意切其脉脉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噎而輒出
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為前分異法後十日乃死所以

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
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脉曰風蹶胸滿即為菜酒盡
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
切其脉時風氣也心脉濁病法過令其陽陽氣盡而
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胸滿汗出
伏地者切其脉氣陰之氣者病必入中出及澆水也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衆醫皆以為風入中病主
在胎刺其足少陽脉臣意診其脉曰病氣疝客於膀胱
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腰墮

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按內所以知出於病者
切其脉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脉來難者疝
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
腹也蹶陰有過則脉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
蹶陰之脉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
即更為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
故濟北王阿母自言足熱而憊臣意告曰熱蹶也則
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飲酒
大醉濟北王召意診脉諸女子待者至女子豎豎
魚病臣意告豎豎長日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吐血

死臣意告。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為方多
伎能為所是案法新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
偶四人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
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賣諸侯所專
春豎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仆於
廁吐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
色沃脉不衰此亦閉內之病也

齋中太夫病齧齒臣意灸其左太陽明脉即為苦參
湯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臥開口食
而不嗽

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來召臣意臣意往飲以葶
藶菜一撮以酒飲之旋乳臣意復診其脉而脉躁躁
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升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
奔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圍門外望其
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為脉學臣意所臣
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南
塞不通不能飲食法至夏泄血死宦者乎而往告相
曰君之舍人奴有病之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
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圍門外乎與
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君舍人奴而謂

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
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榮五藏傷都
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察之如死青之茲
衆醫不知以為大喪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
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
者脉法曰病重而脉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
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
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
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
風也

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脉曰蹶上為重頭痛身熱使人
煩懣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脉左右各三
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以蹶頭
熱至肩

菑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
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希有病往四五日
君要脅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溲不至治病即入濡
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此所謂腎
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
諸倩見建家京下方石即弄之建亦欲效之効之不

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
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大陽色乾腎
部上及胃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
發也臣意即為乘陽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齊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為寒熱
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芎藭下病
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
診其脈時切之背脈也蓋而不屬番而不屬者其來
難堅故日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
得也

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衆醫皆以為寒熱篤當死
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蛟癩蛟癩為病腹太上膚黃廉
循之臑々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蛟可數升病
已三十日如故病蛟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篤不發
化為貴臣意所以知寒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其
尺索刺廉而毛美奉髮是貴氣也其色沃者中藏無
邪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
狀飲食下嗝輒後之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
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是見酒來即走去馳疾至

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閹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馬病為何日以為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為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功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

齋中即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鷓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贖脈

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番陰脈入虛裏乘膈脈肺脈最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溲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齋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告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菜精悍公服

之不得數。漉亟勿服。色將發。癰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茶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脉。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欲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錐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氣愈深。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格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為重。困於俞。忿發為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為

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故為陽虛候。時病甚。衆醫皆以為變。臣意診脉以為痺。根在右脇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方。成方自言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瘖。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方病者。診之

其脉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及者死功之得腎及肺法
曰三歲死也

安陵改里公乘項處病臣意診脉曰牡疝牡疝在鬲
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為勞力事為勞
力事則必吐血死處後蹠踵要蹙寒汗出多即吐血
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即死病得之內所以
知項處病者功脉得番陽番陽入虛裏處且日死一
番一絡者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
已病衆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
問臣意所診治病之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

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為之脉法以
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脉各
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
數者皆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脉法不可勝驗診疾人
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生在所居今臣意所診
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
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脉法以
故至今知之

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
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茶或不當鍼灸以故不中

期死也。

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業用所宜諸候王大臣有嘗同意者不及文王病時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徃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為人治病誠恐吏以陳拘臣意也故移名數左右不脩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為方數者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候國因事候候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為非病也以為肥而蓄積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脉法曰年二十脉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脉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為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扶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脉以浮氣故年二十是謂易發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

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奔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
師受慶家富善為醫不肯為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
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
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
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
孫光善為古傳方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
陰陽及傳語法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
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為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
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

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
居有問公孫光間處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為之精
也師光喜曰公必為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
臨菑善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
中時嘗欲受其方揚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昏與
公往見之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
者未往會慶子男殷末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
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公必謹過之
其人聖儒即為書以意屬陽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
謹以故遺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
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歲餘
齋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
奇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
錢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
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茶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
高永候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
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
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祿王侍醫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

人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
之心不猜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々失之臣意不能
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
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
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
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太倉公神醫也其治療之奇遷史備載之矣
無容贅贅然生五女而不生男茲可見子之
多寡者無皆天也而世之人乃有以種子術

授人者多見其妄也已太倉公師公乘陽慶
亦年七十餘無子讀書察理之士固不為是
惑竊附此於太倉公傳後以表戒云

醫史卷之一

醫史卷之二

浚儀李濂輯

後漢書四人

郭玉傳

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之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
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鍼石輒愈
時而效乃著鍼經診脈法傳於世弟子程高尋求積
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迹不任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
微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和帝時為大醫丞多有效應
帝奇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惟中使

玉各診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陰右陽脈有男女狀
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矜雖貧賤
所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
人羸服變處一鍼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為
言意也暎理至微隨氣用巧鍼石之間毫芒即乖神
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
高以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自
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強
不能使茶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鍼有分寸時有
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

何有於病哉此其所以為不愈也帝善其對年老卒
于官

嗟乎病一也人有貴賤而療之有難易臣郭
玉自謂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已意
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千古不易之論知
之者鮮矣

華佗傳 弟子 吳普 樊何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專遊學徐土兼通數
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為僊
術相陳舉考廉大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

齋不過數種心識分錄不假稱薰鍼灸不過數處若
疾發浩於內鍼某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
散既醉無所覺因剗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
斷截前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創
愈一月之間皆平復矣他嘗行道見有病咽塞者因
語之曰向來道隅有賣餅人落糞甚酸可取三升飲
之病自當去即如他言立吐一蛇乃懸於車而候他
時他小兒戲於門中逆見自相謂曰客車邊有物必
是逢我翁也乃容進顧視壁北懸蛇以十數乃知其
奇又有一郡守篤病久他以為監怒則差乃多受其

貨而不加功無何棄去又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
人追殺他不及因曠恚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疾者
詣他求療他曰君病根深應當剗破腹然君壽亦不
過十年病不能相救也病者不堪其若必欲除之他
遂下療應時愈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忽患胃中
煩懣而亦不食他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欲成內疽
腥物所為也即作湯二升再服須臾吐出三升許蟲
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膾所苦使愈他曰此病後
三晷當發遇良醫乃可救登至期疾動時他不在遂
死曹操聞而召他常在左右操積苦頭風眩他鍼隨

辨而差者李將軍者棄病呼他視脈他曰傷身而胎
不去將軍言間日實傷胎胎已去矣他曰按脈胎未
去也將軍以為不然晝稍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他他曰
脈埋如前當是兩胎光生者去血多故復後見不得
出也胎既已死血脉不復滯必燥著母脊乃為下鍼
并令進湯婦因欲產而不通他曰死胎枯燥勢不自
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人歎可識但其色已黑他之
絕技皆此類也為人性惡難得意且耻以醫見業又
去家思歸乃就探求遂取方因說毒疾數期不及探
累書呼之又勅郡縣發遣他持能厭事猶不肯至探

大怒使人檢之知毒詐疾乃收付獄訊考驗首服苟
或請曰他方術實工人命所懸宜加全宥探不從竟
殺之他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
法不敢受他亦不強與索火燒之初軍吏李成苦咳晝
夜不寐他以為腸癰與散兩錢服之即吐二升膿血
於此漸愈乃戒之曰後十八歲疾當發動若不得此
藥不可差也復分散與之後五六歲有里人如成先
病請藥甚急成怒而與之乃故往譙更從他求適值
見收意不忍言後十一年成病發無藥而死廣陵吳
蕭彭城樊阿皆從他學普依準他療多所全濟他諱

善曰人體欲得萌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僊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鸕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日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蹠足以當導引體有不決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鍼術凡醫咸言背及胃臍之間不可妄鍼之不可過四分而阿鍼皆入一二寸臣聞胃臍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

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斗青黏十四兩以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臟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漆葉處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

問

按三國志魏方技傳載佗事多有曄書所不載者今掇其切要可施諸用者數條列于左方

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脉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去在左於是為陽下之果下男

縣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他日試作熟食得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卽作熟食而汗不出他日臧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死果如他言

府吏倪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他日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他日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宜殊卽各與茶明旦並起

鹽瀆嚴昕與數人共候他適至他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他曰君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眩隨事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

故督郵頓子獻得病已差詣他視脉曰尚虛未得復勿為勞事御內卽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他言

督郵徐毅得病他往省之毅謂他曰昨使醫曹吏劉祖鍼思管託使若效嗽欲臥不安他曰刺不得管管誤中昕也食當日減五日不

救遂如他言

東陽陳叔山少男二歲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他他曰其母懷軀陽氣內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他與四物女苑丸十日即除

彭城夫人夜之廁蠱螫其手呻吟無賴他令溫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寐但旁

易湯湯令煖之其旦即愈

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他偶至主人令他視平

他謂平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病已結促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他所刻他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他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為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太祖嘆曰吾悔殺華他令此兒彊死也凡此皆暉書所不載故附于此

晉書一人

葛洪傳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

以質紙筆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
所愛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時輩時或尋書問義不
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
僊導養之術從祖玄號葛僊翁以其鍊丹秘術授弟
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兼綜醫術凡所著撰
皆精覈是非元帝為丞相辟為掾以平賊功賜爵關
內侯千寶薦洪才堪國史遷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
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
求為句漏令元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求榮以
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恆俱至廣州刺史鄧嶽留

不聽去洪乃上羅浮山鍊丹積年優游間養著述不
輟其自序曰洪體之超逸之才偶好魚為之業假令
奮翅則能凌厲玄霄聘足則能追風蹶景猶欲戢勁
翻於鷓鴣之羣藏逸跡於跛驢之伍况大塊稟我以
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驚之蹇足自卜者審不
能者止豈敢力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
兔之軌哉夫以僬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
以躓礙也以要離之羸而彊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
絕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於窮否之城
藜藿有心珍之甘蓬華有藻稅之樂故權貴之家雖

咫尺弗從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弘博洽聞者寡而臆斷妄說者衆時有好事者欲有所脩為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語今為此書祖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祖言較畧以示一隅冀憤悱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僊之書不但大笑之又將毀謗真正故今所著悉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釈名曰外篇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

匱以示知者自號抱朴子因以為名其餘所著金匱要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又按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又精辯玄曠析理入微後忽與嶽䟽云當遠行尋師尅期使發嶽得䟽狼狽徃別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傳僊云

宋書八人

徐文伯

曾祖熙

叔父叔

祖秋夫

徐文伯字德秀東海人濮陽太守熙之曾孫也熙

黃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甌與之曰
君子孫宜以道術名世當得二子石熙用之乃扁鵲
鏡經一卷因猜心學之遂名震海內生子秋夫彌工
其術仕至射陽令嘗夜有鬼神吟聲甚悽愴秋夫問
何須荅言姓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為鬼痛猶難
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是請為畀人按孔穴鍼
之秋夫如其言為灸四處又鍼肩背三處設祭埋之
明日見一人來謝忽然不見當世服其通靈秋夫生
道度叔嚮皆能稽其業道度有脚疾不能行文帝令
乘小輿入殿為諸皇子療疾無不絕驗仕至蘭陵大

守文帝常云天下有五絕而皆出錢塘謂杜道鞠彈
碁范悅時褚攸遠模書褚胤圍碁徐道度療疾也道
度生文伯叔嚮生嗣伯並稽其業文伯兼有學行性
倜儻不屈意於公卿不以醫術自業吳郡張融謂文
伯嗣伯曰昔王微嵇叔夜並學而不能殷仲堪之徒
故所不論得之者由神明洞徹然後可至故非吾徒
所及且褚侍中澄雖富貴亦能救療人疾卿此使成
不達荅曰惟達者知此可崇不達者多以為深累既
鄙之何能不耻之文伯為劾與嗣伯相埒孝武路太
后病衆醫不識文伯診之曰此石博小腸耳乃為水

剗消石湯病即愈除鄱陽王常侍遺以千金旬日恩
遇隆重明帝宮人患腰痛掌心每至發輒氣欲絕衆
醫以為內癥文伯曰此髮癥也以油投之即吐得一
物如髮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遂掛門上滴
盡乃一髮而已病即愈後廢帝出樂遊苑門逢一婦
人有娠帝亦善醫診之曰此腹是女也問文伯文伯
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男左邊青黑而小於女帝性
急使欲使剖文伯惻然曰若以刀斧恐其變易請鍼
之胎自落使溲足太陰補午陽明胎使應鍼而落兩
兒相續出果如其言子雄亦傳家業尤工診察位奉

朝請

按梁書范雲傳初武帝九錫之出而尚書右
僕射范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
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恐
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死而况二年文
伯乃下火而牀焉重衣以覆之有頃流汗即
起二年果卒此可以補文伯本傳之闕故附
錄之

徐嗣伯

薛伯宗

徐嗣伯字叔紹乃叔嚮之子文伯之從弟也亦有考

行善清言位正負卽諸府佐彌為臨川王暎所重時
直閣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無益更患冷隻
月常複衣嗣伯為診之曰卿伏熱應須以水發之非
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今二人夾捉伯玉解
衣坐於石上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
氣絕家人啼哭請上嗣伯遣人執杖防閣敢有諫者
搯之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
俄而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
一升病即瘥自爾恒發熱冬月猶著單禪袵體更肥
壯常有妬患滯冷積年不瘥嗣伯為診之曰此尸注

也當以死人枕煮服之乃愈於是往古冢中取枕枕
已一邊腐缺服之即愈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患腹
脹面黃衆醫不能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魃耳極
難療當取死人枕煮服之依語煮枕以湯投下得大
利有魃頭堅如石者五六升病即瘥後沈僧翼患
眼痛人多見鬼物以問嗣伯嗣伯曰邪氣入肝不可見
死人枕煮服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暎知
而問之曰三病不同皆用死人枕而俱瘥何也荅曰
尸注鬼氣也伏而未起故令人沈滯得死人枕投之
鬼氣飛越不得復附體故尸注可差石魃者久魃也

醫療既僻，虺豕轉堅。世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煮死人枕。服之，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翹，應須邪物以鉤之。故用死人枕也。氣因枕而去，故令埋于冢間也。又春二月，出南籬間，戲聞葺屋，有呻吟聲。嗣伯曰：「此病甚重，一、二日不療，必死。」乃往視之，見一老妪稱體痛。而處之黥黑，無數。嗣伯還煮斗餘湯，送令服之。服訖，痛勢愈甚。跳投牀者，無數。須臾所黥處，皆拔出釘，長寸許，以膏塗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時又有薛伯宗，善徒癰疽者。公孫秦者，患背癰，伯宗為氣封之。徒置於前柳樹上，明且癰消。樹邊使起一瘤，如拳大，稍々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汗，斗餘。樹為之痿損。

南齊書一人

褚澄傳

褚澄，字彥通，河南陽翟人也。祖秀之，宋太常父。范之，尚書左僕射。兄淵，司空驃騎將軍。錄尚書事。澄尚宋文帝女廬江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齊高祖建元中，為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疾，答曰：『舊有冷疾，至今五年。』」衆醫不差。澄為診脈，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瀾鷄。」

子過多所致令取蒜一升煮服之一本蒜作始一服乃吐出一物如升涎畏之能動用看乃是鷄雛羽翅凡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菜又吐得如向者鷄十三頭而病都差當時補妙豫章王感病高帝召澄為療立愈尋遷左戶尚書澄凡療病無貴賤皆先審其苦樂崇悻卿壞風俗水土所宜氣血彊弱然後裁方用藥至於寡婦僧尼必有異子毒毒之療永元元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所著醫論十篇世稱褚氏遺書是也

按褚氏遺書十篇總二千六百二十言簡切

幽取多前人所未發蓋深有會于素問靈柩之旨者也唐末黃巢之亂盜發澄墓得石十有八片形制如檟上有刻字即是書云維揚蕭廣叔常得之深加寶重亦以此殉葬宋靖康時金人犯順盜窺蕭氏塚意有厚藏欲發之其子孫因會鄉人啓視得石十有九片其一乃廣之子淵所撰序錄是十篇遂傳于世嗚呼物之顯晦著述之傳世與否固亦有數哉余夙嗜是書漫綴數語于傳後聊亦識珍重之意云爾

北齊書一人

馬嗣明傳

馬嗣明河內人少明醫術博綜經方甲乙素問明堂本草莫不咸誦為人診候一年前知其生死邢邵惟一子太寶甚聰慧年十七八患傷寒嗣明為其診脈退告楊愔曰邢公子傷寒不療自差然脈候不出一年使死覺之少晚不可復療數日後楊邢並侍譙內殿文宣云邢子才兒大不惡汝欲乞其隨近一郡楊以子年少未合剖符譙罷奏云馬嗣明稱大寶脈惡一年內恐死若其出郡醫某雖求遂寢大寶未暮而

卒楊愔患背腫嗣明以練石塗之便差作練石法以麩黃色石如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內醇醋中自有石屑落醋裏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持下篋和醋以塗腫上無不愈武平中為通直散騎常侍鍼灸孔穴往往與明堂不同嘗有一家二叔俱患身體遍青漸虛羸不能食訪諸醫無識者嗣明為灸兩足趺上各三七壯便愈武平末從駕往晉陽至遼陽山中數處見榜云有人家女病若有能治差者賜錢十萬諸名醫多尋榜至問病狀俱不下手惟嗣明為之療問其病由云曾以手持一麥穰即見一赤物長二尺似

蛇入其手指中因驚怖倒地即覺手指疼痛腫漸及半身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絕嗣明即為處方令馳馬往都市采示其節度前後服十劑湯一劑散比嗣明明年從駕還此女平復如故嗣明藝術精妙多如是隨嗣皇中卒於太子某藏豈然性自矜大輕諸醫人自徐之才崔叔靈以還俱為其所輕

醫史卷之二

醫史卷之三

後儀李濂輯

後魏書六人

李脩傳

李脩字思祖本陽平館陶人父亮少學醫得未能精究大武時奔劉義隆宋彭城又就沙門僧垣研習製方畧盡其術鍼灸投藥莫不有効徐衰間多所救恤四方疾苦不遠千里竟往從之亮大為聽事以舍病人停車輿於下時有死者則就而棺殯親往予視其仁厚若此累遷府參軍督護本郡士門宿官咸相交

駝車馬金帛酬賚無貲脩兄元孫隨畢衆敬赴平城亦遵父業而不及以功賜爵義平子拜奉朝請脩畧與兄同晚入代京歷位中散令以功賜爵下蔡子遷給事中太和中常在禁內文明太后時有不豫脩侍臧菜有効賞賜累加車服第宅號為鮮麗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人在東宮撰諸菜方百餘卷皆行於世先是咸陽公高允雖年且百歲而氣力尚康文明太后時令脩診視之一旦奏言允脉竭氣微大命無遠未幾果亡遷洛為前軍將軍領太醫令後數年卒贈威遠將軍青州刺史

徐謩傳

徐謩字成伯丹陽人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等皆善醫菜謩因至青列慕容白曜于東陽獲之表送京師獻文欲驗其所能乃置諸病人於幕中使謩隔而脉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被寵遇為中散稍遷內侍長文明太后時問治方而不及李脩之見任用也謩合和菜剖攻療之驗精妙旌脩而性甚秘忌兼奉不得其意者雖貴為王公不為措療也孝文後知其能及遷洛稍加養辛體小不平及所寵馮昭儀有病皆令處療又除中散太夫轉右軍將軍侍御師謩欲為上

合金丹致延年之法乃入居崧高採營其物歷歲無
所成遂罷二十二年上幸懸瓠有疾大漸乃馳驛召
蹇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數百里至診省下治
果有大驗高祖體少瘳內外禘慶九月車駕發豫列
次于汝濱乃火為蹇設太官珍膳因集百官特坐蹇
于上帝遍陳筮鵠于前余左右宣蹇救拯危篤振濟
之功宣加酬賚乃下詔曰夫神出無方歿稟有礙憂
喜乖適理必傷生朕覽蒿楛長鍾草運思芒芒而無
息身忽忽以與勞仲秋動痾心容頓竭氣體羸瘠玉
几在慮侍御師右軍將軍徐成伯馳輪太室進療汝

蕃方窮用英菓盡芝石誠術兩輸忠效俱至乃令沈
勞勝愈篤療克痊論勤語效實宜褒錄可進鴻臚卿
金卿懸罔罔伯食邑五百戶賜錢一萬貫又詔曰錢
府未充須以雜物給二千匹雜物一百匹四十匹出
御府穀二十斛奴婢十口馬十匹一匹出驛韜牛十
頭所賜雜物奴婢牛馬皆徑內呈諸親王咸陽王禧
等各有別賚並至十匹從行至鄴上猶自發勤蹇日
夕左右明年從諸馬圈上疾勢遂甚戚々不怡每加
切諫又欲加之鞭撻幸而獲免高祖崩蹇隨梓宮還
洛蹇常有菜餅及香暖道符年垂八十而鬢髮不白

力未多衰正始元年以老為光祿大夫加于北將軍
卒延昌初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謚曰靖

徐之才傳

徐之才嘗之從孫也父雄負外散騎侍郎醫術為江
左所稱事見南史之才幼而高發長精于醫業石多
效皇建二年除西秦州刺史未之官武明皇太后不
豫之才療之應手使愈孝昭賜綵帛千段錦四百疋
之才既善醫術雖有外授頃即徵還既博識多聞由
是於方術尤妙有人患腳跟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
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寔曾如此

之才為割得給子二大如榆莢又有以骨為力把者
五色班斲之才曰此人瘤也問得處云於古塚見髑
髏額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
如此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僕射俄除秦州刺史特
給鏡吹一部之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過度
恍忽不恒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
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為觀世音之
才曰此色欲多大虛所致即處湯茶方服一劑便覺
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疾竟愈帝每發動暫
遣騎追之鍼茶所加應時必効之才歷事諸帝以戲

神得寵有帝武成生齒牙問諸醫尚某典御鄧宣文以寔對武成怒而撻之後以問之才拜賀曰此是智牙生智牙者聰明長壽武成悅而賞之為僕射年八十卒贈司徒公錄尚書事謚曰文明弟之範亦以醫術見知位大常卿

王顥傳

王顥字世榮陽平樂天人也自言本東海郡人王嗣之後也父安上少與李亮同師俱受醫術而不及亮安上還家樂平顥參士流顥少歷本州刺史雖以醫術自通而明敏有決斷才用初文昭皇太后之懷世

判當
作從

宗也夢為日所逐化而為龍繞后后寤而驚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勅召徐譽及顥等為后診脉譽云是微風入藏宜進湯加鍼顥云按三部脉非有心疾將是懷孕生男之象果如顥言久之召補侍御師尚書儀曹郎號稱幹事世宗自幼有微疾久未差愈顥撰療有効因是稍蒙所識又罷六輔之初顥為領軍于烈問通規策頗有密功累遷游擊將軍并廷尉少卿仍在侍御營進御某出入禁內乞臨木列世宗曾許之積年未授因是聲問傳于遠近顥每語人言時旨已決必為刺史遂除北平將軍九列刺史尋詔馳驅還

京復掌茶又遣還列元愉作逆顯討之不利入除太
府卿御史中尉顯前後歷職所在著稱糾折庶獄寃
其共回出內惜慎憂國如家及領憲臺多所彈劾百
寮肅然又以中尉屬官不悉稱職諷求更換詔委改
選務盡才能而顯所舉或有請屬未皆得人於是衆
口喧譁聲望致損後世宗詔顯撰茶方三十九卷班
布天下以療諸疾東宮既建以為太子詹事委任甚
厚世宗每幸東宮顯常近侍出入禁中仍奉醫茶賞
賜累加為立館宇寵振當時延昌二年秋以營療之
功封衛南伯四年正月世宗夜崩肅宗踐祚顯參奉
璽策隨從臨吳徵為憂懼顯既蒙任遇兼為諸官特
勢使感為時所疾朝宰託以侍療無効執之禁中詔
削爵位臨執呼寃直罔以力銀撞其腋下傷中吐血
至右衛府一宿死始顯布衣為諸生有沙門相顯後
當富貴戒其勿為吏部若為吏部必敗由是世宗時
或欲令其遂撰吏部每殷勤辭避及世宗崩肅宗夜
即位受璽冊於儀須兼太尉及吏部倉卒百官不具
以顯兼吏部行事矣

崔或傳

崔或字文若清河東武城人父勳之大司馬外兵部

贈通直郎或與兄相如俱自宋入魏相如以才學知名早卒或少嘗詣青州逢隱逸沙門教以素問甲乙遂善醫術中山王英子畧嘗病王顯等不能療或鍼之抽鍼即愈後位冀州別駕累遷寧遠將軍性仁慈見疾苦喜與療之廣教門生令多救療其弟子清河趙約渤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或子景哲蒙車等以醫術知名仕魏為太中大夫司徒長史景哲子周齊天保初為尚書典御歷高陽太守太子家令終鴻臚卿臨終戒其子曰夫泰復福之興傲侈禍之機乘福輿者浸以康寧蹈禍機者忽而傾覆汝其戒哉吾

沒後歛以時服祭無牢篋棺足周屍座不泄露而已及卒長子循遵父命崇哲弟景鳳字鸞叔位尚書典

御

周澹傳

周澹京兆鄠人也多方術尤善醫茶遂為大醫令明元嘗苦風疾頭眩澹療得愈由此位特進賜爵成德候神瑞二年京師饑朝議遷都於鄴澹與博士祭酒崔浩進計言不可明元曰惟此二人與朕意同詔賜澹浩妾各一人御衣一襲絹五十疋綿五十斤時有河南人陰負家世業醫與澹並受封爵清河李潭亦

以善鍼見知

後周書二人

姚僧垣傳

姚僧垣字法衛吳興武康人吳太常信之八世孫也
曾祖郢宋負外散騎常侍五城侯父菩提梁高平令
嘗嬰疾歷年乃留心醫藥梁武帝性又好之每召菩
提討論方術言多會意由是頗禮之僧垣幼通治居
喪盡禮年二十四而傳家業梁武帝召入禁中面加
討試僧垣酬對無滯梁武帝甚奇之大通六年解褐
臨川嗣王國左常侍大同五年除驃騎廬陵王府法

曹參軍九年追領殿中醫師時武陵王所生葛恪華
宿患積時方術莫効梁武帝乃令僧垣視之還具說
其狀并記增損時候梁武帝歎曰卿用意綿密乃至
於此以此候病何疾可逃朕常以前代名人多好此
術是以每恒留情頗識治體今聞卿說益聞人意十
一年轉領大醫正加文德主師直閣將軍梁武帝嘗
因發熱欲服大黃僧垣曰大黃乃是快藥然至尊年
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梁簡文帝在東宮甚
禮之四時伏臘每有賞賜大清元年轉鎮西湘東王
府中記室參軍僧垣少好文史不留意於章句時商

畧今古則為學者所稱及侯景圍建業僧垣乃棄妻子赴難梁武帝喜之授戎昭將軍湘東王府記室參軍及宮城陷百官逃散僧垣假道歸至吳興謂郡守張嶸嶸見僧垣流涕曰吾過荷朝恩今報之以死若是此邦大族又朝廷舊臣今日得君吾事辦矣俄而景兵大至攻戰累日郡城遂陷僧垣竄避久之乃被拘繫景將候子鑒素聞其名深相器遇因此獲免及梁簡文嗣位僧垣遷建業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子鑒尋鎮廣陵僧垣又隨至江北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垣赴荊州改授晉安王府諮議其時雖尅平大亂而任

用非才朝政混淆無復綱紀僧垣每深愛之謂故人曰吾觀此形勢福敗不久今時上策莫若亟聞者皆掩口竊笑梁元帝嘗有心腹疾乃召諸醫議治療之方咸謂至尊至貴不可輕脫宜用平棗可漸宣通僧垣曰脉洪而實此有宿食非用大黃必無差理梁元帝從之進湯訖果下宿食因而疾愈梁元帝大喜時初銜錢一當十乃賜錢十萬實百萬也及大軍討荊州僧垣猶侍梁元帝不離左右為軍人所止方泣涕而去尋尋而中山公護使人求僧垣至其營復為燕公子謹所召大相禮接文帝又遣使馳馭徵僧垣

謹固留不遣謂使人曰吾年衰暮疾病嬰沉今得此
人望與之偕老文帝以謹勲德隆重乃止明年隨謹
至長安武成元年授小畿伯下大夫金州刺史伊婁
穆以疾還京諸僧垣省疾乃云自腰至脛似有三縛
兩脚緩縱不復自持僧垣為診脈處湯三劑穆初服
一劑上縛即解次服一劑中縛復解又服一劑三縛
悉除而兩脚疼痺猶自孱弱更為合散一劑稍得屈
伸僧垣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
大將軍襄樂公賀蘭隆先有氣疾加以水腫喘息奔
急坐卧不安或有勸其服決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能

決乃問僧垣僧垣曰意謂此患不與大散相當若欲
自服不煩賜問因而委去其子殷勤并請曰多時抑
屈今日始來竟不可治意實未盡僧垣知其可差即
為處方勸使急服使即氣通更服一劑諸患悉愈天
和元年加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將軍樂平公
竇集暴感風寒疾精神瞽亂無所覺知諸醫先視者
皆云已不可救僧垣後至曰困則困矣終當不死若
專以見付相為治之其家忻然請受方術僧垣為合
湯散所患即瘳大將軍永世公叱伏列椿苦痢積時
而不廢朝謂燕公謹嘗問僧垣曰樂平永世俱有瘡

疾若如僕意永世差輕對曰夫患有深淺時有尅救
樂平雖困終當保全永世雖輕必不免死謹曰君言
必死當在何時對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謹歎異之
天和六年遷遂伯中大夫建德三年文宣太后寢疾
醫巫雜說各有異同高祖御內殿引僧垣同坐曰太
后患勢不輕諸醫並云無慮朕人子之情可以意得
君臣之義言在無隱公為何如對曰臣無聽聲視色
之妙特以輕重已多准之常人竊以憂懼帝泣曰公
既決之矣知復何言尋而太后崩其後復因召見帝
問僧垣曰姚公為儀同幾年對曰臣忝荷朝恩於茲

九載帝曰勤勞有力朝命宜隆乃授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又勅曰公年過懸車可停朝謁若非別
勅不勞入見四年高祖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
能言臉垂覆目不復瞻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垣
以為諸藏俱病不可並治軍中之要莫先於語乃處
方進茶帝遂得言次又治目目疾便愈末乃治足足
疾亦瘳比至華州帝已痊復即除華州刺史仍詔隨
駕入京不令在鎮宣政元年表請致仕優詔許之是
歲帝幸雲陽遂寢疾乃召僧垣赴行在所內史柳昇
私問曰至尊貶謫日久脉候何如對曰天子上應天

心或當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一全尋而帝崩
宣帝初在東宮常苦心痛乃令僧垣治之其疾即愈
帝甚悅及即位恩禮彌隆常從容謂僧垣曰常聞先
帝呼公為姚公有之乎對曰臣曲荷殊私實如聖旨
帝曰此是尚茵之辭非為貴爵之號朕當為公建國
闕家為子孫永業乃封長壽縣公邑一千戶冊命之
曰又賜以金帶及衣服等大象二年除大醫下太夫
帝尋有疾至於大漸僧垣宿直侍帝謂隨公曰今日
性命惟委此人僧垣知帝診候危殆心不全濟乃對
曰臣荷恩既重思在効力但恐庸短不逮敢不盡心

帝領之及辭帝嗣位遷上閔府儀同大將軍隨閔皇
初進爵北絳郡公三年卒時年八十五遺誠衣白帕
入棺朝服勿斂靈上惟置香奩每日設清水而已贈
本官加荆湖二州刺史僧垣醫術高為當世所推
前後効驗不可勝紀聲譽既盛遠聞近服至於諸蕃
外域咸諸託之僧垣乃搜採奇異參校微効者為集
驗方十二卷行于世

褚該傳

褚該字孝通河南陽翟人也父義昌梁鄴陽王中記
室該幼而礼厚尤善醫術仕梁歷武陵王府參軍隨

府西上後與蕭協同歸周自許爽死後該稍為時人所重賓客迎候亞於姚僧垣天和初遷縣伯下大夫進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該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請之者皆為盡其藝術時論稱其長者後以疾卒子則亦傳其家業

醫史卷之三

醫史卷之四

隋書二人

許智藏傳

許澄

浚儀李濂輯

許智藏高陽人也祖道幼嘗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世號名醫戒其子曰為人子者嘗膳視茶不知方術豈謂孝乎由是世相傳授仕梁官至負外散騎侍郎父景武陵王謚議參軍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為散騎侍而及陳滅高祖以為負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孝王俊有疾上馳召之俊夜中憂其

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為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為俊診脉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痼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上竒其妙賚物百段煬帝即位智藏時致仕于家帝每有所苦輒令中使就詢訪或以舉迎入殿扶登御牀智藏為方奏之用無不效年八十卒於家宗人許澄亦以醫術顯父夔仕梁大常丞中軍長史隨柳中禮入長安與姚僧垣齊名并上儀同三司澄有學識傳父業尤盡其妙歷尚茶典御諫議大夫封賀州縣伯父

子俱以藝術名重周隋二代史失事故附見云

舊唐書九人

孫思邈傳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十餘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兼好救典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歎曰此聖童也但恨其畧大適小難為用也周宣帝時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為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嘗謂所親曰過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人及太宗即位召諸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

廣成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顯慶四年高宗召見授諫議大夫又固辭不受上元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焉當時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盧照鄰等執師資之禮以事之思邈嘗從幸九成宮照鄰留在其宅時庭前有病梨樹照鄰為賦其序曰癸酉之歲余臥疾長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陽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孫思邈處士居之邈道合古今學殫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耳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則洛下閎安期先生之俦

也照鄰有惡疾醫所不能愈乃問思邈名醫愈疾其道何如思邈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之於人善言人者亦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凝而為霜雪張而為虹蜺此天地之常数也人有四支五臟一寤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数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瘤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喘乏竭而為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

李華飛流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土陷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瀆竭涸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取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又曰瞻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科曰武夫公侯于城謂大膽也不為利回不為義疚行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思邈自曰開皇辛酉歲生至今年九十三矣詢之鄉里咸云數百歲人詔周齊間事歷歷

如眼見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矣然猶視聽不衰神采甚茂可謂古之聰明博達不死者也初魏徵等受詔脩齊梁陳周隋五代史恐有遺漏屢訪之思邈口以傳授有如目觀東臺侍郎孫處約將其五子使倣俊佑佺以謁思邈思邈曰俊當先貴佑當晚達佺最名重禍在執兵後皆如其言太子詹事盧齊卿童幼時請問人倫之事思邈曰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孫當為屬使可自保也後齊卿為徐州刺史思邈孫溥果為徐州蕭縣丞思邈初謂齊卿之時溥猶未生而預知其事凡諸異迹多此類也永淳元年卒遺令

薄菲不藏宜罍祭祀無牲牢經月餘顏貌不改舉屍
就木猶若空^也時人異之自注老子莊子撰千金方
三十卷行於代又撰福祿論三卷撰生真錄及枕中
素書會三教論各一卷子行天授中為鳳閣侍郎

按新唐書思邈乃在隱逸傳蓋重其人不以方
技目之也中間紀盧照鄰問養生性之要答
曰天有盈虛人有此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
養生必先自慎也慎以畏為本故士無畏
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
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

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
是以大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
人其次畏身愛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
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
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此皆舊唐書所遺者
故附錄于傳後寔養生脩身之要延年却病
之方也

生當作性

許胤宗傳

新唐書作許嗣宗

許胤宗常州~~義~~興人也初事陳為新蔡王外兵參軍
時柳太后病風不言名醫治皆不愈麻益沉而噤胤

宗曰口不可下茶宜以湯氣薰之令茶入滕理周洽
即差乃造黃蓼防風湯數十斛置於牀下氣如煙霧
其夜使得語由是超拜義興太守陳亡入階歷尚茶
奉御武德初累授散騎侍郎時關中多骨蒸病得之
必死逸相連染語醫無能療者胤宗每療無不愈或
謂曰公醫術若神何不著書以貽將來胤宗曰醫者
意也在人思慮人脈候幽微若其難別意之所解口
莫能宣且古之名手惟是別脈脈既精別然後識病
夫病之於茶有正相當者惟須果用一味直攻彼病
茶力既純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別狀莫識病源以情

憶度多安茶味譬之於獵未知兔所多發人馬空地
逸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病不亦疎乎假令
一茶偶然當病復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氣勢不行
所以難差諒由於此脈之深趣既不可言虛設經方
豈加於舊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年九十餘卒

甄權傳 弟立言

甄權許州扶溝人也嘗以母病與弟立言專醫方得
其旨趣陪罔皇初為秘書正字後稱病免階魯州刺
史庫狄嶽苦風患年不得引弓諸醫莫能療權謂曰
但將弓箭向探一鍼可以射矣鍼其肩隅一穴應時

即射權之療病多此類也貞觀十七年權年一百三
歲太宗幸其家視其餘食訪以茶性因授朝散大夫
賜几杖衣服其年卒撰脉經鍼方明堂人形圖各一
卷并立言武德中黑遷大常丞御史大夫杜淹患風
毒發腫太宗令立言視之既而奏曰從今更十一日
午時必死果如其言時有尼明律年六十餘患心腹
鼓脹身體羸瘦已經二年立言診脉曰其腹內有蟲
當是誤食髮為之耳因令服雄黃須臾吐一蛇如人
牛小指惟無眼燒之猶有髮氣其疾乃愈立言尋卒
撰本草音義七卷古今錄驗方五十卷

張文仲傳

李慶縱

章慈藏

張文仲洛州洛陽人也少與鄉人李慶縱京兆人章
慈藏並以醫術知名文仲則天初為侍御醫時特進
蘇良嗣於殿庭因拜跪便絕倒則天令文仲慈藏隨
至宅候之文仲曰此因憂憤邪氣激也若痛衝脇則
劇難救自朝候之未及食時即苦衝脇絞痛文仲曰
若入心即不可療俄頃心痛不復下茶日时而卒文
仲尤善療風疾其後則天令文仲集當時名醫共撰
療風氣諸方仍令麟臺監王方慶監其脩撰文仲奏
曰凡有一百二十四種氣有八十種大體醫茶雖同

人性各異庸醫不達茶之性使冬夏失節因此殺人
惟脚氣頭風上氣常須服茶不絕自餘則隨其發動
臨時消息之但有風氣之人春末夏初及秋暮要得
通洩卽不因劇於是撰四時常服及輕重大小諸方
十八首表上之文仲久視年終於尚茶奉御撰隨身
備急方三卷行於代處縱官至侍御醫慈藏景龍中
元祿卿自則天中宗已後諸醫咸推文仲等三人為首

孟詵傳

孟詵汝列梁人也舉進士垂拱初累遷鳳閣舍人詵
少好方術嘗於鳳閣侍郎劉禕之家見其勅賜金謂

禕之曰此茶金也若燒火其上當有五色氣試之果
然則天聞而不悅因事出為台列司馬後累遷春官
侍郎睿宗在藩召充侍讀長安中為同列刺史加銀
青光祿大夫神龍初致仕歸伊陽之山第以茶餌為
事說年雖晚暮志力如壯嘗謂所親曰若能保身養
性者常須金言莫離口良茶莫離手睿宗即位召赴
京師將加仕用因辭衰老景雲二年優詔賜物一百
段又令每歲春和二時持給羊酒摩粥用元初河南
尹畢構以說著古人之風改其所居為子平里尋卒
年九十三詵所居官好句剝為政雖繁而理樸家祭

禮各一卷裘暖要二卷補養方必効方各三卷時則有宋俠者洛州清漳人北齊東平正文學孝王之子也亦以醫術著名官至朝散大夫某藏監撰經心錄十卷行于世

醫史卷之四

醫史卷之五

浚儀 李濂 輯

宋史六人

龐安時傳

宋史役

龐安時字安常蘄州蘄水人兒時能讀書過目輒記父世醫也授以脈訣安時曰是不足為也獨取黃帝扁鵲之脈書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說時出新意辨詰不可屈父大驚時年猶未冠已而病贖乃益讀靈柅大素甲乙諸祕書凡經傳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貫嘗曰世所謂醫書予皆見之惟扁鵲之言深矣蓋

所謂難經者扁鵲寓術於其書而言之不詳意者使後人自求之歟予之術蓋出於此以之視淺深決死生若合符節且察脈之要莫急於人迎寸口是二脈陰陽相應如兩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等故定陰陽於喉手配覆溢於尺寸寓九候於浮沉分四溫於傷寒此皆扁鵲畧開其端而予參以內經諸書考究而得其說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得逃矣又欲以術告後世故著難經辨數萬言觀草木之性與五臟之宜秩其職任官其寒熱班其奇偶以療百疾著主對集一卷古今異宜方術脫遺備陰陽之變補仲景

之論某有後出古所未知今不能辨嘗試有功不可遺也作本草補遺為人治病率十愈八九踵門求診者為群邸舍居之親視軒粥某物心愈而後遣其不可為者必實告之不復為治活人無數病家持金帛來謝不盡取也嘗詣舒之桐城有民家婦孕將產七日而子不下百術無所效安時之弟子李百全適在傍舍邀安時往視之纔見而連呼不死令其家人以湯溫其腰腹自為上下拊摩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其家驚喜而不知所以然安時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不復能脫故非符某所能為

群索史作碎

吾隔暖扞兒手所在鍼其虎口既痛即縮手所以遽
生魚佗術也取見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焉其妙如
此有問以華佗之事者曰術若是非人所能為也其
史之忘乎年五十八而疾作門人請自視脈笑曰吾
察之審矣且出入息亦脈也今胃氣絕死矣遂屏卻
茶餅後數日與客坐語而卒

余嘗閱黃山谷撰龐安常傷寒論後序言其
少時豪縱鬪鷄走狗蹴鞠擊毬魚所不為博
奕音技一工所難而兼能之蓋其天資英邁
故從事子醫而精妙絕人如此山谷又稱其

輕財如糞土而樂義耐事如慈母而有常似
秦漢間游侠而不害人似戰國四公子而不
爭利凡此皆傳之所未備故附錄于後云

許希傳

宋史按

許希開封人以醫為業補翰林醫學景祐元年仁宗
不豫侍醫數進茶不效人心憂恐冀國大長公主薨
希希診曰鍼心下包絡之間可亟愈左右爭以為不
可諸黃門所以身試試之無所害遂以鍼進而帝疾
愈命為翰林醫官賜緋衣銀魚及器幣希拜謝已又
西嚮拜帝問其故對曰扁鵲臣師也今者非臣之功

殆臣師之賜安敢忘師乎乃請以所得金與扁鵲廟
帝為築廟于城西隅封靈應候其後廟益完學醫者
喘趨之因立大醫局于其旁布至殿中省尚書奉御
卒著神應鍼經要訣行于世錄其子宗道至內殿崇班

僧智緣傳 宋史校

僧智緣隨州人善醫嘉祐末召至京師舍于相國寺
每察脉知人貴賤禍福休咎診父之脉而能道其子
吉凶所言若神士大夫爭造之王珪與王安石在薊
林珪疑古魚此安石曰昔醫和診晉候而知其良臣
將死夫良臣之命乃見于其君之脉則視父知子亦

何足怪哉熙寧中王韶謀取青唐上言蕃族重僧而
僧結吳叱臘主部悵甚衆請智緣與俱至邊神宗召
見賜白金遣乘傳而西遂稱經略大師智緣有辯口
徑入蕃中說結吳叱臘歸化而他族俞龍珂高藏訥
合支等皆因以書款韶頗忌惡之言其撓邊事召還以
為右街首座卒

王克明傳 宋史校

王克明字彥昭其始饒州樂平人後徙湖州烏程縣
紹興乾道間名醫也初生時母之乳餅以粥遂得脾胃
疾長益甚醫以為不可治克明自讀難經素問以

求其法刻意處茶其病乃愈始以術行江淮入蘓湖
鍼灸尤精診脉有難療者必沈思得其要然後予之
茶病雖數證或用一茶以除其本本除而餘病自去
亦有不予茶者期以某日自安有以為非茶之遇過
在某事當隨其事治之言無不驗士大夫皆自屈與
游魏安行妻風痿十年不起克明施鍼而步履如初
胡秉妻病氣秘腹脹號呼踰旬克明視之時秉家方
會食克明謂秉曰吾愈恭人病使預會可予以半疏
圓碾生薑謂乳香下之飯起對食如平常盧列守王
安道風噤不語旬日他醫莫知所為克明令熾炭燒

地灑茶置安道于上須臾而蘇金使黑鹿谷過始蘓
病傷寒垂死克明治之明日愈及從徐度聘金黑鹿
谷適為先排使待克明厚甚克明訝之谷乃道其故
由是名聞北方後再從呂正己使金金接伴使忽被
危疾克明立起之却其謝張子蓋救海列戰士大疫
克明時在軍中全活者幾萬人子蓋上其功克明力
辭之克明頗知書好俠尚義常數千里赴人之急初
誠禮部中選累任醫官王炎宣撫四列辟克明不就
岑怒劾克明避事坐貶秩後遷至額內翰林醫痊局
賜金紫紹興五年卒年六十七

皇甫坦傳 宋史校

皇甫坦蜀之夾江人善醫術顯仁太后苦目疾因醫不能瘉詔募他醫臨安守臣張侁以坦聞高宗召見問何以治身坦曰心魚為則身安人主魚為則天下治引至慈寧殿治太后目疾立愈帝喜厚賜之一魚所受令持香禱青城山還復召問以長生久視之術坦曰先禁諸欲勿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帝歎服書清靜二字以名其菴且繪其像禁中荆南師李道雅敬坦坦歲謁道隆興初道入朝高宗孝宗問之皆稱皇甫先生而不名坦又善相人嘗相道中必

為天下母後果為光宗后

錢乙傳

錢乙字仲陽上世錢塘人與吳越王有屬王椒納土曾祖贊隨以北因家於鄆父顯善鍼醫然嗜酒喜游一旦匿姓名東游海上不復反乙時三歲母前亡父同產姊嫁醫呂氏哀其孤收養為子稍長讀書從呂君問醫姑將沒乃告以家世乙號泣請往迹父凡五六往乃得父所在又積數年迎以歸是時乙年三十餘鄉人感繫為泣下多賦詩詠其事後七年父以壽終喪葬如禮其事呂君如事其父呂君沒魚嗣為之

收葬行。既嫁其孤女。歲時祭享。皆與親等。乙始以顛
顛方著名。上東元豐中。長公主女有疾。召使視之。有
功。奏授翰林醫學。賜緋。明年皇子義因公病瘵。癰。因
醫未能治。長公主朝。因言錢乙起草野有異能。立召
入。進黃土湯而愈。神宗召見。褒諭。因問黃土所以愈
疾狀。乙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且諸醫
所治。虫愈。小臣適其愈。惟陛下加察。天子悅。其對擢
太醫丞。賜紫衣金魚。自是戚里貴室。逮士庶之家。願
致之。無虛日。其論醫諸老宿。莫能難。俄以病免。哲宗
復召入宿直。禁中久之。復辭疾。賜告。遂不復起。乙本

有羸疾。性簡易。嗜酒。疾屢攻。自以意治之。輒愈。蓋後
得疾。德甚。乃嘆曰。此所謂周痺也。周痺入藏者死。吾
其已夫。已而曰。吾能移之。使病在末。因自製菴。日夜
飲之。人莫見其方。居亡何。九斗足。擊不能。用乃喜曰。
可矣。又使所親登東山。視菴。絲所生。篝火燭其下。火
滅。處劓之。果得伏靈。其大踰斗。因以法散之。閱月而
盡。由此雖偏廢。而氣骨堅悍。如無疾者。退居里舍。杜
門不冠履。坐卧一榻。上時之。閱史書。雜說。客至。酌酒
劇談。意欲之適。則使二僕夫輿之。出沒園巷。人或邀
致。不肯往也。病者日造。門或扶携。襁負。晏春滿前。近

自鄰井遠或百數十里皆授之茶致謝而云初長公
主女病泄利將殆乙方醉曰當發疹而愈駟馬都尉
以為不然怒責之不對而退明日疹果出都尉喜以
詩謝之廣親宗子病診之曰此可毋茶而愈顧其幼
曰此且暴病驚人後三日過午無恙其家恚曰幼何
疾醫貪利動人如此明果發痲甚急復召乙治之居
三日愈問何以無疾而知曰火色直視心與肝俱受
邪過午者心與肝所用時當更也宗室王子病吧泄
醫以茶溫之加喘乙曰病本中熱奈何以剛裨燥之
將不得前後搜予石膏湯王與醫皆不信謝罷乙曰

毋庸復召我後二日果來召適有故不時往王疑且
怒使人數十輩趣之至曰固石膏湯證也竟如言而
效有士人病欬面青而光其氣哽々乙曰肝乘肺此
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家祈哀彊之
予茶明日曰吾茶再浮肝而不少却三補肺而益虛
又加唇白法當三日死然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
及期今尚能粥居五日而絕有娠婦得病醫言胎且
墮乙曰娠者五藏傳養率六旬乃更誠能候其月偏
補之何必墮已而子母俱得全又乳婦因大恐而病
病雖愈目張不能瞑人不能曉以問乙乙曰煮郁李

酒飲之使醉則愈所以然者目系內連肝膽恐則氣
結膽衡不下惟郁李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目則
能瞑矣如言而效一日過所善翁聞兒啼□曰何尋
兒聲翁曰吾家孿生二男子乙曰謹視之過百日乃
可保翁不快居月餘皆斃乙為方博達不名一所治
種之皆通非但小兒醫也於書無不窺侘人新之守
古方乙獨度越縱舍卒與法合尤遂本草多識物理
辨正闕誤人得異業或持疑事問之必為答出生本
來物色名貌退考之皆中末年瘰癧浸劇其嗜酒喜
寒食皆不自禁自診知不可為召親戚訣別易衣待

盡享年八十二終于宋所著有傷寒論指微五卷嬰
孺論百篇傳于世

河間劉跂曰乙非獨醫可稱也其篤行似儒其奇節
似俠術行而身隱約又類有道者數謂余言曩學六
氣五運夜宿東平平家嶺觀氣象逾月不寐今老矣
事誠有不在書者昔以三十日暇從我當相授余笑
謝弗能其後遂不復言嗚呼斯人也可能復得之哉
沒後余聞其所治驗尤衆東州人人能言矧其章章
者著之篇異時史家叙方術之士其將有考焉
按宋史有乙傳然不如政所撰之詳諦觀宋

史乙傳是本政所撰裁削成之顧有不可裁
削者故余止錄政所撰傳而宋史在其中矣
又按宋潛溪文集謂乙深造仲景淵奧而擷
其精華建為五藏之方各隨所宜肝有相火
則有溼而無補腎為真水則有補而無溼皆
啓內經之秘世槩以嬰孺醫目之何知乙之
淺哉其遺書散亡出於罔孝忠之所輯者非
乙之本意也斯論可謂知言者

遼史二人

直魯古傳

追一作遺

直魯古吐谷渾人初太祖破吐谷渾一騎士棄索反
射不中而去及追兵用索視之中得一嬰兒即直魯
古也因所俘者問其故乃知射索者嬰兒之父也世善
醫雖馬上視疾亦知標本意不欲子為人所得欲殺
之耳由是進於太祖淳飲皇后收養之長亦能醫專
事鍼灸太宗時以大醫給侍嘗撰脈訣鍼灸者行于
世年九十卒

耶律敵魯傳

耶律敵魯字撒不梳其先本五院之族始置官分隸
焉敵魯精于醫察形色即知病原雖不診候有十全

功統和初為大丞相韓德讓所薦官至節度使初
使耶律斜軫妻有泄病易數醫不能治敵魯視之
曰心有畜熱非茶石所及當以意療因其贖聒之使
狂用泄其毒則可於是令大擊鉦鼓於前翌日果狂
叫呼怒罵力極而止遂愈治法多類此人莫能測年
八十卒

金史五人

劉完素傳

劉完素字守真河間人嘗遇異人陳先生以酒飲守
真大醉及寤洞達醫術若有授之者乃撰運氣要旨

論精要宣明論慮庸醫或出妄說又著素問玄機原
病式特舉二百八十八字注二萬餘言然好用涼劑
以降心火益腎水為主自號通元處士云

河間劉守真先生醫術精妙發古人所未發
著宣明論原病式傷寒直格方三書發已盛
行于時晚年又著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凡
三卷分三十二門首原道原脈攝生以及于
處方用藥君臣佐使之法無所不備而秘藏
篋笥不以示人自序之曰余年二十有五志
在內經日夜不輟殆至六旬過異人授以美

酒椽斗許飲之面赤若醉醒後大有開悟攻
療諸病左右逢原百發百中今著此書定軒
岐要妙之旨不遇當人未易授爾時大定丙
午閏七月也

張從正傳

張從正字子和睢州考城人精於醫貫穿雜素之學
其法宗劉守真用藥多寒涼然起疾救死多取效古
醫書有汗下吐法亦有不當汗者汗之則死不當下
者下之則死不當吐者吐之則死各有經絡脈理世
傳黃帝岐伯所為書也從正用之最精號張子和汗

下吐法妄庸淺術習其方劑不知察脈原病徃徃殺
人此庸醫所以失其傳之過也其所著有六門三法
之目存於世云

河間探內經之秘大揚其道于大定明昌間
而宛丘張子和益發揮而衍叙之子和有神
醫名自稱曰戴人興定中召補大醫居無何
辭去蓋非其好也於是退而與麻知幾常仲
明輩日遊澠水之上講明奧義辨析玄理遂
以平日聞見及嘗識之効輯為一書名之曰
儒門事親以為惟儒者能明辨之而事親者

不可以不知也是書凡十四卷蓋子和草創之知幾潤色之而仲明又撫其遺為治法心要兵塵瀕洞藏諸查牙空穴中幸而復出人間謂非鬼神訶護之力可乎其中妙論精義不可縷述善讀者當自得之

張元素傳

張元素字潔古易州人八歲試童子舉二十七試經義進士犯廟諱下第乃去學醫無所知名夜夢有人用大斧長鑿鑿心扉竅納書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術河間劉完素病傷寒八日頭痛脈緊吧逆不食

不知所為元素往候完素面壁不顧元素曰何見待之昇如此哉既為診脈謂之曰脈病云云曰然初服某茶用某味乎曰然元素曰子誤矣某味性寒下降走大陰陽亡汗不能出今脈如此當服某茶則效矣完素大服如其言遂愈元素自此顯名元素治病不用古方其說曰運氣不齊古今異軌古方新病不相能也自為家法云

元素以古方新病不能相值治疾一切不以方故其書不傳今存于世者皆後人之所傳會非元素之真書也其學則東垣李杲深得

之

李慶嗣傳

李慶嗣洛人少舉進士不第棄而學醫讀素問諸書洞曉其義天德間歲大疫廣平尤甚貧者徃徃闔門臥病慶嗣攜茶與米分遺之全活者衆慶嗣年八十餘無疾而終所著傷寒纂要四卷改證活人書二卷傷寒論三卷鍼經一卷傳于世

紀天錫傳

紀天錫字升卿泰安人早棄進士業學醫精於其技遂以醫名世集註難經五卷大定十五年上其書授

醫學博士

元史一人校

李杲傳

李杲字明之鎮定人也世以貧雄鄉里杲幼歲好醫某時易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杲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性高謇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不敢謁也其學於傷寒癰疽眼目病為尤長北京人王善甫為京兆酒官病小使不利目睛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坚硬欲裂飲食且不下

甘淡滲泄之茶皆不效杲謂衆醫曰疾深矣內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今用滲泄之劑而病益甚者是氣不化也啓玄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茶獨陽無陰其欲化得乎明日以群陰之劑投之不再服而愈西臺椽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湯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不復見脉沉細小便不禁杲初不知用何茶及診之曰此立夏前誤用白虎湯之過白虎湯大寒非行經之茶止能寒凝藏不善用之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茶投之以

苦陰邪則他證必起非所以拯白虎也有溫樂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有難者曰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救君之治素何杲曰病隱於經絡間陽不升則經不行經行而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杲如其言而愈魏邦彥之妻目翳暴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杲云翳從下而上痛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合而為病邪乃浮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茶為之使既效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腎色各異乃曰諸脉皆屬於目脉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不調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

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叔獻之姪操年十五
六病傷寒目赤而煩渴脉七八至醫欲以兼氣湯下
之已煮茶而果適從外來馮告之故果切脉大駭曰
幾殺此見內經有言在脉諸數為熱諸遲為寒今脉
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脉從而病反
者何也脉之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為陰
證矣令持薑附末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茶未就
而病者爪甲變頰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巨
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果以長鍼刺尻中深
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又且繆刺之

如此者六七服茶三月病良已裴叔之妻病寒熱月
事不至者數年已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蚧桂附之茶
投之果曰不然夫病陰為陽所搏溫劑太過故無益
而反害投以寒血之茶則經行矣已而果然果之設
施多類此當時之人皆以神醫目之所著書令多傳
於世云

東垣老人傳

東垣試効方卷首
載之

元硯堅

東垣老人李君諱杲字明之其先世居真定富於金
財大定初校籍真定河間戶冠兩路君之幼也異於
群兒及長忠信篤敬慎交游與人相接無戲言衢間

愛試効方作
憂

衆人以為懽洽處足跡未嘗到蓋天性然也朋儕頗
疾之密議一席使妓戲押或引其衣而怒罵解衣焚
之由鄉豪接待國使府尹聞其如齒有守也諷妓強
之酒不得辭稍飲遂大吐而出其自愛如此受論語
孟子於王內翰從之受春秋于馮內翰叔獻宅有隙
地建書院延待儒士或不給者盡周之泰和中歲饑
民多流亡君極力賑拯全活者甚衆母王氏寢疾命
里中數醫極之溫涼寒熱其說異同百茶備嘗以水
濟水竟莫知為何證而斃君痛悼不知醫而失其親
有願曰若遇良醫當力學以志吾過聞易水潔古老

人張君元素醫名天下捐金帛詣之學數年盡得其
法進納得官監濟源稅彼中民感時行疫厲俗呼為
大頭天行醫工徧閱方書無與對證者出已見妄下
之不効復下之比比至死醫不以為過病家不以為
非君獨惻然于心廢寢食循流討源察標求本製一
方與服之乃效特壽之干木刻揭於耳目聚集之地
用之者無不効時以為僊人所傳而鑿之于石碣君
初不以醫為名亦不知君之深於醫也君避兵汴
梁遂以醫游公卿間其明効大驗具載別書壬辰北
渡寓東平至甲辰還鄉里一日謂友人周都運德父

廢寢食試効
方作忘寢廢
寢

曰吾老欲道傳後世艱其人柰何德父曰廉臺羅天
益謙父性行敦樸嘗恨所業未精有志於學君欲傳
道斯人其可也他日偕往拜之君一見曰汝未學覓
錢醫人乎學傳道醫人乎謙父曰亦傳道耳遂就學
日用飲食仰給於君學三年嘉其久而不倦也予之
白金二十兩曰吾知汝治計甚難恐汝動心半途而
止可以此給妻子謙父力辭不受君曰吾大者不惜
何吝乎細汝勿復辭君所期者可知矣臨終平日所
著書檢勘卷帙以類相從列于几前囑謙父曰此書
付汝非為李明之羅謙父蓋為天下後世慎勿湮沒

行年行試劾
作得

推而行之行年七十有二寔辛亥二月二十五日也
君歿迄今十有七年謙父言猶在耳念之益新噫嘻
君之學知所託矣

至元丁卯上元日真定路府學教授硯堅述

余閱元史李杲傳頗病其不詳而復採真定
路儒學教授邛城硯堅所為東垣老人傳以
益之然猶病其不盡載著述甚矣叙事之難
也蓋東垣所著有醫學發明脾胃論內外傷
辨惑論蘭室秘藏此事難知茶象論總若干
卷而試效方乃其門人羅天益所輯著也魯
齋許先生曰東垣之醫公之王道也有志于

按元文類有元好問撰
李明之傷寒會要序
意其書佚而不傳故嵩
清不言及之

醫者必盡讀東垣之書而後可以言醫

醫史卷之五

醫史卷之六

浚儀 李濂 輯

張仲景補傳

因朝李濂

張機字仲景南陽人也學醫術於同郡張伯祖盡得其傳工於治療尤精經方遂大有時譽漢靈帝時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少時與同郡何顯客游洛陽顯探知其學謂人曰仲景之術精于伯祖起病之驗雖鬼神莫能知之真一世之神醫也嘗見侍中王仲宣仲景曰君年至四十當有疾鬚眉脫落脫落後半年

必死宜豫服五石湯度幾可免仲宣時年二十餘聞其言惡之雖受方而不飲居數日後見仲景乃佯曰五石湯已飲之矣仲景曰觀君氣色非飲茶之診何輕命欺人如此邪仲宣益深惡之後二十年果有病鬚眉皆脫落越一百八十七日卒時人以為扁鵲倉公無以加之也仲景宗族二百餘口自建安以來未及十捨死者三之一維時大疫流行而傷寒死者居其七乃著傷寒卒病論十卷行于世蓋推本素問熱論之旨兼演伊尹湯液而為之探賾釣玄功侔造化華佗讀而善之曰此真活人書也仲景又著金匱玉

函要畧方三卷上卷論傷寒中卷論雜病下卷載其方并療婦人寔為千古醫方之祖自漢魏以迄于今海內學者家肆戶習誦讀不暇如士子之於六經然論者推為醫中亞聖而范曄後漢書乃不為仲景立傳是故君子有遺憾焉

嵩渚子曰皇甫士安有言伊尹以元聖之才本神農之經為湯液論仲景本黃帝之書述伊尹之法廣湯液論為書十數卷後醫咸遵用之弗敢變宋翰林學士王洙在館閣日偶於蠹簡中得仲景所著金匱要畧三卷乃錄而傳之秘閣校理林億等又校定為二

十五篇刪芟重複合二百六十二方誠為百世不刊之書或謂有大人之病而無嬰兒之患有北方之藥而無南方之瘵此則長沙之所闕者善學者觸類而長之可也余又聞仲景有脉經五藏論評病要方諸編藝文志成載其目余未之見其真贋不可知云

王叔和補傳

李濂

王叔和高平人也仕西晉為大醫令性度沉靖潜心方脉精意診切洞識撰養之道平生雅好著述乃本黃帝素問秦越人八十一難經暨張仲景華元化之

書撰脉經十卷凡九十七篇叙陰陽表裏辨三部九候分人迎氣口神門條十二經二十四氣奇經八脉五藏六腑三焦四時之病繫如指掌其文約其旨遠其理奧使人占外以知內視死而別生按其法而用之厥驗如神毫髮不爽自難經之後闡明脉旨殆與餘蘊觀其自叙有曰脉理精微其體難辨弦緊浮沉展轉相類在心易了入指難明謂沉為伏則方治永乖以緩為遲則危殆立至况有數候俱見異病同脉者乎夫醫業為用性命所繫和藹至如猶或加思仲景明審亦候敢證一毫有疑則考校以求驗故傷寒

有秉氣之戒。呾噦發下焦之間。而遺文遠旨。代審能用。舊經秘述。真而不售。遂令求學昧於源本。互滋偏見。各逞己能。致微病成膏肓之變。滯固絕振起之望。良有以也。今撰集岐伯以來。逮于華佗。經論要訣。合為十卷。百病根源。各以類例。相從聲色。證候靡不註。備誠能篤志。研窮究其微蹟。則可以比蹤古賢。代魚天橫矣。夫自王氏脈經出。而海內學醫之士。咸知所宗。論者以為經絡之龜鑑。攻療之梯航。廣仁術而利天下。厥功甚溥。叔和又有脈訣四卷。脈賦一卷。纂次張仲景傷寒論為三十六卷。行于世云。

高渚子曰。宋熙寧初。光祿卿直秘閣林億校諸醫經方書。而王氏脈經始鑄校于廣西。漕司序之者。長樂陳孔碩也。元泰定間。醫學教授謝縉翁。又刊于龍興。儒學而東陽柳道傳。寔序之。其曰脈訣出而脈經隱。正如俗儒知誦詩文。而不知誦經史。坊中後世。狗彘忘本之弊。然晦菴朱子。則謂脈訣辭雖鄙淺。而直指高肯。為闡之說。合于難經本旨。蓋亦取之柳脈訣。雖非叔和書。其亦嘗讀脈經而有得者邪。但其自立七表八裏九道之目。與脈經所載二十四種之名義。弗合。是故世之因手遂以為贗書。而輕之。恐亦終不可。

廢也知醫君子其尚審察之哉

啓玄子補傳

李瀛

王冰一作

自號啓玄子唐寶應中為大僕令篤好醫術

得黃帝內經素問靈樞登隨人全元起訓解乃大為次
註且自為之序曰夫釋縛脫艱全真導氣極黎元於
仁壽閭羸劣以獲安者非三聖道則不能致之矣孔
安國序尚書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
道也班固漢書藝文志曰黃帝內經十八卷素問即
其經之九卷也兼靈樞九卷乃其數焉雖復年移代

草而授學猶存懼非其人而時有所隱故第七一卷
師氏藏之今之奉行惟八卷爾然兩其文簡其意博
其理奧其趣深天地之象分陰陽之候列變化之由
表死生之兆彰不謀而遐邇自同勿約而幽明斯契
審其言有徵驗之事不忒誠可謂至道之宗奉生之
始矣假若天機迅發妙識玄通藏謀雖屬孺生知標
格亦資於詰訓未嘗有行不由徑出不由戶者也然
刻意研精探微索隱或識契真要則日牛無全故動
則有成猶鬼神幽贊而命世竒傑時之同出焉則周
有和緩漢有淳于公魏有張公華公皆得斯妙道者

也咸日新其用大濟蒸人華業流榮聲實相副蓋教
之著矣亦天之假也冰弱齡幕道夙好養生幸遇真
經式為龜鏡而世本紕繆篇目重疊前後不倫文義
懸隔施行不易披會亦難歲月既淹襲以成弊或一
篇重出而別立二名或兩論併合而都為一目或問
答未已別樹篇題或脫簡不書而去世闕重合經而
冠鍼服保方宜而為歟篇隔虛寔而為逆從合經絡
而為論要節皮部為經絡退至道以光鍼諸如此流
不可勝數且將仆岱嶽非逕奚為欲詣扶桑魚舟莫
適乃精勤博訪而予有其人歷十二年方臻理要詢

謀得失深遂夙心時於先生郭子新堂受得先師張
公秘本文字昭晰義理環周一以參詳群疑冰叔恐
散於末學絕彼師資因而撰註用傳不朽兼舊藏之
卷合八十一篇二十四卷勒成一帙冀子究尾明首
尋詮會經用發童蒙宣揚至理而已其中簡脫文斷
義不相接者搜求經論所有遷移以補其處篇目墜
缺指事不明者量其意趣加字以昭其義篇論吞併
義不相涉闕漏名目者區分事類別目以冠篇首君
臣請問禮儀乖失者考校尊卑增益以光其意錯簡
碎文前後重疊者詳其旨趣削去繁雜以存其要辭

理秘密難祖論述者別撰玄珠以陳其道凡所加字皆朱書其文使今古必分字不雜穉庶厥昭彰聖旨敷暢玄言有如列宿高懸奎張不亂深泉淨滢鱗蛟咸分君臣魚大柱之期夷夏有延齡之望俾工徒勿誤學者惟明至道流行微音累屬千載之後方知大聖之慈惠無窮冰年八十餘以壽終

嵩渚子曰啓玄子所撰玄珠世魚傳者今有玄珠十卷昭明隱旨三卷皆後人依託為之雖非啓玄子真書然於素問與頗有發明其為旨三卷寔與世所傳天元玉冊相表裏蓋亦不可廢云抑又聞啓玄子

註素問二十四卷書成獻之唐令列之醫學遂使上古聖人精微幽取之書顧付之庸技之流於是樞紳先生咸罕言之而是益衰矣嗚呼惜哉

張擴傳

張承務撰傳志

羅願

新安文獻志載之故記

張擴字子充歙縣人少好醫從新水龐守時游時同學六十人安時獨喜擴後聞蜀有王朴善脈又能以大素知人貴賤禍福從之暮年得衣領中所藏索書盡其訣乃辭去南陵有富人子傷寒不知人氣息僅屬擴視之曰此嗜臥證也後三日當蘇蘇則欲飲欲飲與此茶必熟睡覺當得汗也已而果然當塗郭祥

正子患嗽，喉骨如削，醫多以為勞，擴曰：「是不足憂，就坐飲以茶，忽大吐，使視涎沫中，當有物。」視之，得魚骨。宿疾皆愈。在建業，有婦人叩門求醫者，擴不在其弟，揮為診之。及歸，揮具言其狀，擴曰：「弟與茶如是，且瘳矣。」此其脈當，醫居三年，左孔下有誌也。驗之，信然。嘗有調官都下者，擴診之，謂曰：「蝦遊脈，見不出七日當死。」後五日得通判，拜列喜曰：「張擴妄言耳，我適得官，何謂死哉？」又二日晨起，進盥，仆地即死。建中靖國初，范忠宣公方召而疾作，問曰：「吾此去幾何？」擴曰：「公脈氣不出半年。」公曰：「使某得生至京師，則子之賜也。」遂

與偕行至京師，奏補擴假兼務，即未幾，公以不起聞。董正封知歙，列擴以大素切其脈，由兼議。今歲當奏。子正封自以官不應格，又非郊歲，以為疑。適宛陵有幕官至者，與語及之，客曰：「是不可信，彼亦以此語許吾州守矣。」會徽宗登極，守臣子弟例以捧表得官，崇寧中，黃誥得淮西提刑，擴謂曰：「大夫食祿不在淮西，行且還朝矣。」然非今日宰相所謂宰相者，猶未起。起則有詔命，不滿歲當三遷。又曰：「大夫不病而細君病，憂在九月。」及蔡京當國，誥被召還歲中，自戶部吏部遷左司郎中，而妻劉亦適。以九月卒，尚書蹇序辰知

應天府擴謂尚書無官脈且夕當有譴俄被旨放
歸田里復見之曰當得列果得杭列汪丞相徵時祁
門宰陳孺使徧視在學諸生次至公曰君位至宰相
然南人得北脈名宦當錄北方起未幾登第調北京
大名主簿不出北京積官至中大夫中興遂為上相
謂胡殿院曰君當登第然脈未圓歲在辛卯見之曰
不出此歲矣明年果登第擴後以罪謫永列至洪列
農起見帥曰擴今日時加午當死後事以累公帥曰
何至是擴曰吾察之血已入心矣遠使人伺之及期
卒揮字子發傳兄業為人純孝有常士大夫多愛重

之

吳源傳

新安文獻志
作南薰老人吳源傳

洪焱祖

文獻志作洪杏庭

謙文獻志作諒

吳源字德信休寧人號神醫自其上世有名謙者本
嗜學遭異人於郊授以異書忽不見視之乃金匱玉
函之秘遂造活人之妙再傳至豫號松蘿居士長於
詩亦得是秘豫子源以樞密汪公勅保奏引試醫之
七經百人中獨冠其首授入內內宿稍遷至翰林醫
官療勞瘵疾奇中邑宰黃法爽毒病劇禱於北斗以
祈應夢一少年衣紫長裾戴道笠申一人指曰此神

醫也能起死回生黃遂遍召諸醫獨源衣冠與夢符一
見謂飢中伏暑三日而愈診一姓婦曰是見左手多
一指又診一姓婦曰是當生三男已而皆驗嘗遇一
人仆地診之謂為虫證鍼其腹曰已中其頭矣病者
果吐痰中有虫如蟬蜥頭有細竅其人即起謝去神
效不可數紀每曰醫雖十全不過一藝官至和安不
過一醫遂棄官隱于儒號南薰老人有南薰集詩詞
千篇與竹洲二吳先生游作詩訓諸子警句去五世
活人功已積一經教子意難忘爾嘗好展摩雲翮伴
我黃花晚節看嘗謂功名非必自享當在子孫也乾

看志作香

道癸巳冬建康留守洪樞密抱病招中都旁郡醫集
皆搏手相視時漕程公叔達以同鄉之好強致之診
曰由驚氣入心而得洪驚悟曰何其袖也因言揀焚
而得疾販菘即瘳留以待春源曰吾無春脈歸甫旬
撰衣而逝

診下志在視即
二字



奉命
北越新發田七里隆壽詩慎寫